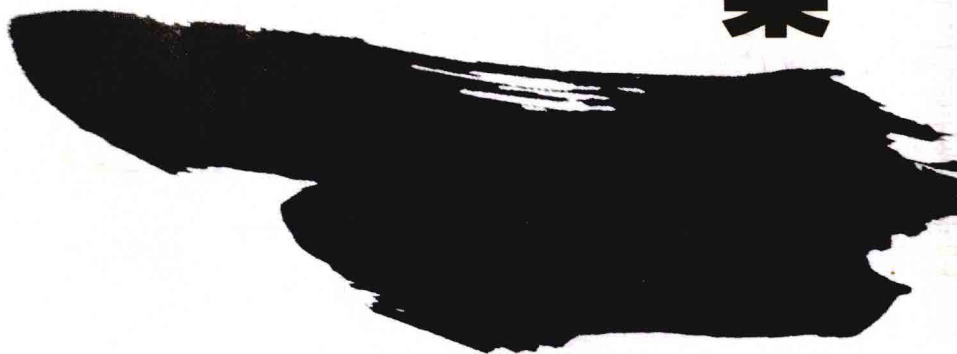


张笑天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笑天文集. 中篇小说卷. 5/张笑天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9

ISBN 7-206-04058-6

I. 张… II. 张… III. ①张笑天—文集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708 号

张笑天文集(1—20 卷)

著 者	张笑天	封面设计	尹怀远	为 民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责任校对	陆 雨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435.75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320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058-6/I·239		
定 价	138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自序

我喜欢喝茶，近来偶翻有关茶经的书，上面有这样的说法，说人生有如饮茶，第一杯是青春，甘甜；第二杯是奔波劳碌的中年，苦味甚浓；喝到最后人也老了，茶也变味变得涩涩的了。

如今我已步入耳顺之年，在经历了梦想中的甘甜和奋斗过程中的苦味之后，也许剩下的真的只有生涩了。但不管怎样，甜果也好，涩果也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播了种总是要收获的，这样看来我将文章衰然成集也就不能算是厚颜了。

这套文集中收录的全是我的文学作品，但没有包括电视文学剧本，尽管它有五百多部（集）、几百万字。电影剧本我也只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何以如此？我一向以为，影视作品一旦问世，就不再是作家一个人的作品了，它早已荟萃了导演、演员和诸多艺术门类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你很难说它是你一个人的作品。而只有摆在书橱里的文学作品，那才是你所专有，打不上别的标签，不论其优与劣、好与坏，你都得认账，你尽可以敝帚自珍，与别人无涉，苦乐甘甜自得其乐。

人都是要做梦的，尽管每个人的梦不同。梦既是荒诞诡谲的，也是飘忽不定的，聚则成形，散则化为乌有，有的时候梦也

能尘埃落定，哪怕是在贫瘠的土地里植根。为了我的色彩斑斓的文学之梦，我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我的生命。在我的梦伤痕累累已到了“谈文色变”的地步时，我结识了李守田，他和我一样，也是语文教员。此公有才华，文学功底厚，不过有点桀骜不驯，我曾在板报上读过他的旧体诗，才气四溢，有一股小县城盛不下的气概。于是我赋成一律给他，迄今犹记得有“常慰谪仙居隔壁”之句，他立即回了一首，有“愿同黄字学敲钟”之语，诗文往来，我们由神交变成了知己，可能是物以类聚吧。

那时正是我梦魂失落的时节，我在大学读书时写的 36 万字的长篇小说《白山曲》几乎断送了我，“一本书主义”、“白专道路”的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而彼时的李守田却在自己砚田的两亩三分地里有滋有味地耕耘着，他劝我不要气馁，不要指望一鸣惊人，文学既然是爱好，就让它如润物细雨悄悄地融入你的生命当中，这样你便没有烦恼了。这话打动了，使我重又编织起了自己的文学梦。

世事浮沉，春光易老，转眼间 40 年过去了，我忘不了敦化这座小小的山城。1965 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种瓜记》，以及 70 年代初那不能署名的长篇小说《雁鸣湖畔》，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至少可以证明我可以吃文学这碗饭，并为我开具了走向文坛的通行证。

歌德曾经说过，我不应该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当归功于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我需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他说得多中肯啊！多少年来，故乡和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不止一次地重现于我的作品当中，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那不时地搅扰着我灵魂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才是我的一切。有人说，真正有素养、有天赋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常常有如含羞

草。这种说法肯定不会为大多数作家认同。写了几本书便急于出文集，便去翘首诺贝尔文学奖，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我从不敢说我的作品有多大的价值。我一向宣称，我的作品只能做到有限的真实，尽我的能力就是了，我做不到天马行空。也许几十年后的读者会视之为垃圾，我只希望至少不全部是垃圾。我担心那些过分看好自己的人们，他们的作品会不会比我的更要速朽。如果读者以及后人能从我的文字当中看到一颗真实的灵魂，我就很满足了。

我一直庆幸自己拥有一笔财富，这财富不是金钱珠宝，而是坎坷的经历，甚至包括灾难。养尊处优和平静的象牙塔里的生活，对于作家来说，并非幸事。人的一生是由无数坎坷的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这链条上扭结着的所有痛苦、挫折、彷徨、迷惘、欢乐、成功，这些构成了人生命的乐章，也是我作品的精髓所在。

但人生是短暂的，每个人都势必留下生命的轨迹，作家的轨迹便是他的作品。一字字、一句句、一篇篇，铺就了作家的人格之路。肖伯纳曾经说过，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暂时擎在自己手中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借用现在一些人的说法，肖伯纳称得上是有使命感的人物了。综观历史，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的传世之作，有哪一部是只关注自己私欲的写作呢？我不敢说我收录在这里的作品都肩负着多么伟大的使命，我只想告诉我的读者朋友，我和我的作品都是真实的，这就够了。

我从事创作以来，经历过许许多多荣辱，有笑脸、鲜花、掌声和奖杯，也有铺天盖地的声讨挞伐。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视之为平常事。我最欣赏这样一句话：温不增华，寒不改叶，宠辱不惊。我以为真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这十二个字是对自己

一生的诚勉。托尔斯泰把一个人比成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一些平庸且把钻营术带到文坛的人，他们毒化了风气神化了自己还嫌不够，还要让他们的神话不朽，这很可悲。

我实在不敢过高地估价这套文集。我写了不少作品，但我从来不是登堂入室的大家，也从不被评论界的巨子们青睐，也不存非分之想。写作之初就是一种爱好，后来逐渐成癖，欲罢不能。既然从来没人逼你舞文弄墨，种种磨难都不能令你却步，那么，你就该无怨无悔地在爬格子的生涯中寻找你的乐趣，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计较它做什么？我常常去工厂、农村、学校，在各类人群中碰到我的热情读者，他们给我的笑容是最灿烂的，我很满足。我为他们而写作，为他们而活着，值得。历史、读者是最权威的评论家！

《老子》曰：“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不知你观察过没有，婴儿出生时总是握紧拳头，而撒手人寰时却是松开手的，这大概就是先哲们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来由吧。那你还争什么？如果发明黄色火药的诺贝尔地下有知，他必然有双重的苦恼，他的发明被后人驾轻就熟地用来杀人，并用这笔钱去诱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文人们无法安眠，他会作何感想？

这套文集共 20 卷，凡 1 200 万言。如果没有杨海泉、荀凤栖、蓝军、周殿富、胡维革、包兰英以及出版界朋友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问世的。他们是这项浩大工程的奠基人，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曾有朋友劝我找一位文学大师替我作序，这当然是一番美意，20 卷本的一套文集不算小举动了。但我怕给大师招来非议，自己也不愿背上拉大旗作虎皮的骂名，想来想去，还是我自己凑上几行字聊以塞责吧，这样一套大书岂可无序！

写完了上面的文字，又觉淡泊无味，不知所云，但总归是我想要说的。读者想吃瓜，也不必听卖瓜人吆喝，故而这序也就不怎么重要了。

但它仍然要作为不可少的序点缀在卷首。

张笑天

2002年6月18日于长春

目 录

十 月·····	(1)
落 霞·····	(50)
瓜 幌·····	(148)
尊 严·····	(212)
金山客·····	(299)
桃花源·····	(328)
南国的云·····	(395)
尽在不言中·····	(455)
埋在清波下的遗憾·····	(517)
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	(597)

十 月

机场上的疑云

嵌在滨海机场大厦的巨型子母钟，在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声中，音韵铿锵地打了 12 下。扬声器正在播送飞机起飞预报：“由北京飞来、经由北海飞往巴黎的国际民航班机，13 点起飞，请乘客交验护照，办理签证手续……”

安静的候机室骚动起来，一些外宾拥向“外国人检查处”。

另一群人簇拥着一个又高又瘦的、面目清癯的老者向签证处走来。他穿一件米色呢大衣，戴一副宽边镜，拄着一根很漂亮的手杖。他便是北海生化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欧阳培英教授。

一个矮胖秃顶的老头替欧阳培英提着箱子道：“童悦怎么还不来？缺了她，再多的人送行，数值也是零！”

周围的人，无论年老的学者还是中年的助理研究员们都笑起来。因为说话的人是有名的“零博士”沈沦。据说他一生的精力都放在“零”的研究上了，有人说他颇有造诣，但也有人把他的研究成果相当于零，于是不知什么人，就送给沈沦这么个雅号。

只有一个人没有笑。这人也有 60 岁左右，但看上去却显得格外年轻。他是研究所的党组书记罗旭。此时，他不知在思索什

么，眉峰微蹙，神态和这种送行的热烈气氛有点不大搭调。

罗旭在想什么？大概只有欧阳培英略知一二。方才在角落的沙发椅里，两个人的头偎在一起，喁喁私语了好一段时间呢。

正面的自由门开了，一个看上去五十几岁的女士提着手提兜赶来。

沈沦最先看见了她，大声道：“还好，你还有点时间观念。可惜欧阳教授这次出国讲学，不能带你这个助手，你不怕他犯戒吗？”

人们又都笑起来。沈沦指的犯戒无非是指吸烟，人们都知道欧阳培英有冠心病，抽烟是受到妻子兼助理研究员童悦严格控制的。

童悦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架半旧的高倍显微镜来，递给欧阳教授，却一句话没说。

这还用说吗？不但欧阳教授明白其中的寓意，就是46年前与欧阳培英一同出国求学的罗旭、沈沦也都明明白白。

沈沦说：“想当年我们出国留学，童悦拿了这台显微镜送行，那是走向生活的零的起点，很有诗意啊！”

欧阳教授重睹旧物，却没有一点诗情。46年前祖国是疮痍满目，“科学救国”只能是幻想。解放以后，欧阳教授把生命都熔铸到试验室里，消耗在显微镜下了，他为人民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党给予他应有的荣誉……他满以为可以一帆风顺地直到生命的终止。可是……用方才罗旭的一句话来说，有人在“施放干扰”，这是欧阳教授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了的。

在欧阳教授陷入沉思的当儿，臂戴袖章的民航值班员陪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到他面前。那人看了看欧阳教授的机票和证件，礼貌地说：“方才接到通知，要教授退掉机票，暂缓出国。”

这真是突如其来的事，人们都愣住了。

只有罗旭好像觉得是意料之中的事，一点惊奇表示都没有，

他只是平淡地问了一句：“谁的命令？省委，还是科学院？”

那人抱歉地一笑，说：“对不起，我无可奉告。”

欧阳教授眼睁睁望着那架波音 707 客机腾空而起，留在跑道上空一片烟尘，像在教授心中布下一团疑云。

欢乐与悲伤的分野

是什么人下令不准欧阳教授出国呢？

研究所茫然，省委不知道，天晓得。

已经是夜阑人静的时候了，欧阳培英还没有回来。教授无论对什么事情，都像求证科学数据那样追求甚解，虽然他常常得不到准确答案。

童悦关在狭小的房间里，心神有点不宁，耳朵不时地谛听着喧闹的楼道和院庭，拉小提琴的声音、打扑克“调主”的喊叫，实在讨厌，叫童悦无法静下心来搞实验。其实，住在这栋楼里的人，全是研究所的业务人员，近年来却只准谈“政治”了。与其说搞科研危险，倒不如打扑克消遣，或者给子女找个出路，学学琴，没有几个人希望子女再承继父母的事业了。

童悦和丈夫一样，常常因为这些人“目光短浅”而好心地训斥他们，可你又能用什么事实来证明他们不对呢？没有。欧阳教授倒是百折不回地研究着，结果呢？房子越来越少，由原来的四间压缩成了两小间。实验器皿、标本就挤在一间房子里，而卧房中，仅能放两张床，图书不得不垫在床底下，找一本资料常常使得教授要爬到布满灰尘的床下找上几个小时。压缩房子的理由很简单，科学家不能当“精神贵族”，不能脱离广大工人生活水平。于是按人口分配房间。他们老两口分得两间不到 10 平方米的房子，那还真算照顾了呢。

这种条件，没有难倒欧阳教授。研究所的实验室改成了批儒

评法展览馆，他就把仪器搬到家来工作；公家的仪器不准往出拿，他就自己买，动手自己做土仪器。

童悦在专业上是丈夫的好助手，她从来没给他泼过一次冷水，在他面前，她总是说那句话：“会好的，很快会好起来的。”

可是，严酷的现实却一点儿叫人看不出“好起来”的趋向，路子一天天窄起来，看报纸，听广播，童悦都觉得是扭着劲的，心头好像压了一块大石板，叫人喘不过气来，这种窒闷，年初总理逝世后，好像达到了顶点。

现在，打击又接踵而来：不准教授出国讲学、交流，不准采买成套仪器，她不由得深深地叹息了：为四个现代化而研究科学，究竟有什么不对呀？

门外轻轻地响起了笃笃的手杖声。

童悦孩子似的跳起来拉开房门。夫妻俩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童悦盯着丈夫青里透黄的脸，惴惴不安地问道：“找到……答案了？”

欧阳培英想笑，却笑得很勉强。他脱下外套，用手杖挑着扔到堆满图书的桌子上，尽量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当然……两回事，不准出国有什么关系，总理亲自批准的项目，还没有人勒令下马嘛，会好起来的……”

如果说老教授的脸色就是晴雨表，那么童悦大概就是最会观测晴雨风云的气象员了。她明知道他又碰了钉子，却又不愿意点破，因为这一年来他变得爱发火了。

可惜，晴雨表毕竟是晴雨表。当老教授掉过身去看见墙上的总理遗像时，泪水就止不住夺眶而下了。

童悦默默地走过去，把教授扶坐在沙发上，替他拭去泪痕，轻声说：“培英，你，对我说谎了……”

欧阳培英突然像受委屈的孩子似的扑到总理遗像前叫道：“总理啊，在您面前，我不能撒谎啊！您说说，他们为什么不准

出国？为什么不支持搞现代科学的研究？您说说呀……”

童悦禁不住一阵阵心酸落泪。这夫妻俩怎能忘怀好总理啊！解放前夕，是总理亲自派罗旭到国统区去，把他们接到了延安；在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日子里，是总理亲自为他们拟订菜谱，他们每天都能吃到一点肉、蛋，可总理一日三餐都是小米饭、黑豆汤啊……

夜很深了，夫妻俩相对无语地守着总理遗像坐着，过了很久很久。

躺在床上，他们都难以成眠。房间一下子显得空旷起来。

欧阳教授头枕在手臂上，望着天花板，思绪好像穿透了棚顶飞到了遥远的北京，他突然喃喃地问道：“雾晴现在做什么呢？在实验室？还是……”

童悦知道他又想念女儿了。欧阳雾晴虽说是他们的养女，可感情要比亲生女儿要深。雾晴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当助教，从学科体系上说，那是承继父业了的，欧阳教授常常引以自豪。说真的，雾晴对学生物本来毫无兴趣，可她知道父亲的心，所以她毫不迟疑地报考了生物系！老教授当年听了这个消息，那种高兴劲简直没法形容，竟然拉起女儿的手，在屋子里跳了起来，哪里像个教授！

这父女间的感情就是这样默契、真挚。

童悦想像得到，欧阳教授遇到困难了，自然想到了自己寄予希望的接班人。可她却不能不在心里苦笑：生物学论文在国际都有影响的欧阳培英还是这种处境，一个羽毛未丰的青年人会有什么能量？她灰心、不平。可丈夫似乎不那么敏感，他总是一口咬定：总理批准的科研项目，毛主席过问过的，没人敢砍掉。教授对压力的反应是：干下去！

理想与现实，难免有一定距离。童悦是看到这种“距离”从而陷入忧心忡忡的那种人。欧阳教授看不见吗？不，他只是蔑视

这种现象，像蔑视科学实验常常遇到的拦路虎一样罢了。

但是，今天的打击太大了，欧阳教授不得不考虑未来的道路怎么走法了。

月射西窗，把窗外浓密的树叶的光影投到卧室来，或明或暗。

这对一生生活、工作在实验室里的夫妻，各自想着心事。不知过了多久，童悦轻轻问了一声：“你睡了吗？”

欧阳培英明白她这是试探，尽管她心绪不好，可到底不肯中断那即将成功的实验，她只不过可怜教授这把老骨头，才不得不暂时伴他睡在床上的。

果然，当欧阳教授装着轻轻发出鼾声的时候，童悦掀掉毛巾被，赤着脚，轻轻走出了卧室。

欧阳培英睁开眼睛，扭亮床头灯，他想吸支烟。童悦平时对他这个冠心病患者管制得很严，一天只在三餐后发一支烟。

他翻遍了抽屉、五斗橱，一无所获，无奈，他只好把烟灰碟里吸过的烟蒂剥开，重新卷了一支抽起来。

一明一灭的烟头照亮床头柜玻璃板下的一张烫金的四届人大代表证。一时，他耳畔仿佛响起了周总理抱病宣读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号召……他的心猛烈地跳动着，往事如潮水般袭来……

那是总理病重的日子，几经周折，欧阳培英才得到了去北京医院探望总理的机会。巧得很，在病室里碰上了教授在人代会上新结识的农民朋友常大海。常大海这人向来不怯阵，竟然当着总理的面将了教授一军：要同他挑战。常大海的条件是1980年全公社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翻一番。当时欧阳培英说：“我只好挂免战牌。我是产不出一颗粮食的。”总理听了，笑着从病床上坐起来说：“大胆应战嘛！你研究防治病虫害成功，比粮食翻两番贡献还大嘛。”于是他应了战，而且总理答应到1980年年底，

给他们当裁判。

可惜，总理没能够等到日历翻到 1980 年……

想着想着，泪水早又模糊了老教授的视线。

门被轻轻推开了一条缝儿，老教授来不及关灯，连忙躺下装睡，他以为童悦又来监视他呢。

进来的人不是童悦。这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文静、漂亮，眉宇间带有一种天真和稚气。她无疑是刚下飞机的乘客，手提包的一端还拴着登机牌。

只见她轻轻走到欧阳教授身边，望一眼在烟灰碟里袅袅升腾的蓝色烟雾，禁不住格格一笑。

老教授突然睁开眼睛，蓦地从床上坐起来！女孩子又甜又脆地叫了一声：“爸爸！”

欧阳培英万万没想到，在他最难过的时候，在他精神沮丧的日子里，他最钟爱的女儿会突然从天而降！

老教授连拖鞋都没穿，光着脚跳下床：“雾晴，你回来干什么？”

这句话问得很蹩脚，女儿笑了：“我想您了，来看看您呀！”

老教授替女儿放好提包，又亲自打来一盆洗脸水：“快洗脸，小点声，叫你妈妈大喜过望，嘻嘻，怎么样？”

雾晴嫣然一笑，脱掉外套，拾了一双拖鞋送到老教授脚底下：“爸爸，看您……”

欧阳培英这才恍然大悟地笑着穿上了拖鞋。

看来，还是女儿了解爸爸的心，她从提包里拿出一盒中华牌过滤嘴香烟，抽出一支，递给爸爸。

欧阳培英叼着烟卷，仰在沙发里，等着女儿给他擦着火柴，香甜地吸了一口，说：“你妈呀！快把我管制得发疯了！”

欧阳雾晴把剩下的香烟揣进口袋说：“这些，还得交给妈妈。若不然，您会把尼古丁一次都吸进去。”

欧阳培英哈哈笑起来：“我又错了，原来你和你妈妈是统一战线啊！”

这笑声惊动了在实验室里工作的童悦。

她推开侧门道：“你是疯了还是傻了？一个人又说又笑？”

欧阳培英更大声地笑起来。

欧阳雾晴早扑到妈妈怀里了……

卧室里充满了欢快气氛，不久前的烦恼和不快，都暂时被遗忘了。

当三个人都冷静下来的时候，还是童悦不像欧阳培英那样粗心和轻信。她想，女儿是有工作的人，不逢年过节，是难得回家的，今天是请假吗？”

对于妈妈的发问，女儿的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潮，可她仍旧说：“想家了嘛。”

“这是最简单的公式，还用问。”老教授说：“只要不是没告假，就好。”

女儿笑了。母亲却没有笑。她当然不会怀疑女儿是旷工，她以母亲观察儿女那种特有的细心，注意到了雾晴脸上的红晕，只是她暂时放在心里罢了。

欧阳教授吃着女儿从北京带来的蜜饯、果脯，问道：“你不至于当白卷先生吧？一年来总写几篇学术论文吧？拿来我看看。”

欧阳雾晴甜甜地一笑，说：“爸爸，忙得顾不上了。”

“唔？”欧阳教授似乎听到了“人不是由类人猿变来的”那么不可思议：“大学生物系离开了研究生物，忙什么？”

欧阳雾晴说：“爸爸，您还记得去年我给您写信说我很苦恼吗？我怕你们担心，没有明说。我真差一点……犯大错误啊！”

欧阳教授和童悦看她那严峻的脸色和一本正经的神情，都在注意听下去。

欧阳雾晴说：“我们系的几个教授都点名了，你们还不知道？”

我被认为是这些人的追随者。后来，后来……幸亏有人给我透露了上头精神，我才……”

“你才反戈一击了？”欧阳教授冷冷地接过了话头。

“不，”女儿摇了摇头，“我，只是退出了科研小组。”

欧阳教授叹了口气：“全乱套了。”

他指的乱套，是青年人的正常思维乱套了。如果叫幼稚的青年人分不出香臭，已经是个巨大损失了，倘若让青年人把臭看成香，把鹿说成马，那实在有点可怕了。从女儿短短的几句交谈中，他已经猜测得到，一种剧毒的汁液已经开始向年轻人薄弱的思想防线里渗透了。

父亲所持的观点，不用问，欧阳雾晴是清楚的，可是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她不能“徇父女私情”。于是她说：“爸爸，我若不是担心您……我也许就不回来了。”

欧阳雾晴说的是实话。世界上大概没有几个人不关心亲人安危的，欧阳雾晴也不例外。她不能看着自己的父亲走向反面。可她又是矛盾的，一年来报刊所宣传的和生活中见到的往往都对不上号。

欧阳雾晴很难对两鬓苍苍的父亲大声疾呼：“收起您这摊子吧，您是在替走资派复辟铺路！”别人不了解欧阳教授，她还了解吗？父亲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研究事业里，就是在10平方米的狭小房间里，他还顶着压力在研究，你能说他是为了个人吗？建国以来，父亲研究的成果至少有十几项已经在农作物栽培、园艺和植物保护领域广泛应用了，这能叫为走资派服务吗？

本来，欧阳雾晴打好了腹稿要来说服父亲的，此时却有点打怵了。这种矛盾心理很像一个事先鼓起勇气打算向严厉的老师撒谎，而一经碰到老师那正直、威严的目光却又不敢张口一样。

可是，不说又怎么行呢？欧阳雾晴从北京几个教授的下场中仿佛已经看到了父亲的影子，不，她说。